

雷志雄著

日本石要 金石举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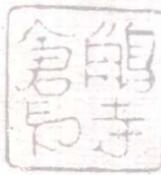
卷之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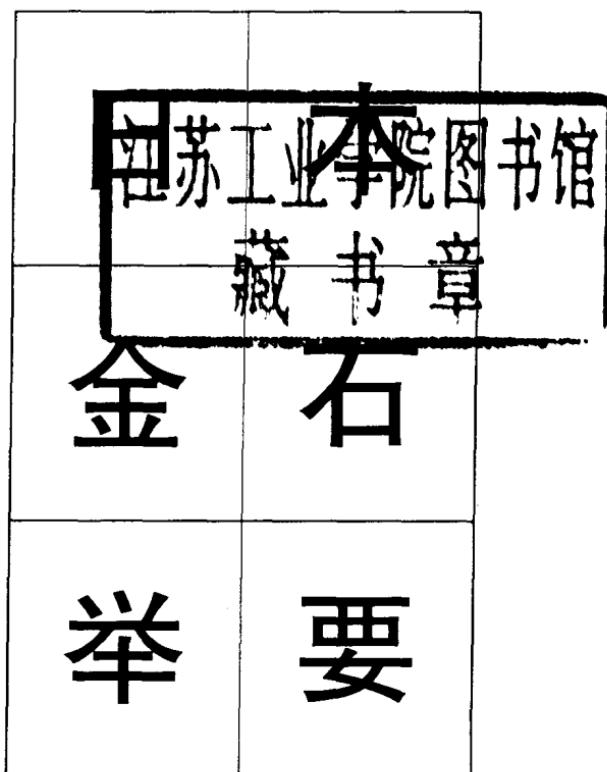
43

3

社



雷志雄 著 湖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金石举要 / 雷志雄 著

—武汉 : 湖北美术出版社 1998.9

ISBN 7—5394—0798—0

I : 日…

II : 雷…

III : 日本书法、篆刻

IV : J 29

日本金石举要

◎雷志雄著

出版: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址:武汉武昌黄鹂路 75 号

电话:86787105 邮编:431700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湖北省京山县印刷厂

版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20

印张:4

印数 1—3000 册

ISBN7—5394—0798—0/J·708

7.50 元

1999.4.5

古籍书店

No.0022709

弁 言

乙丑以降，留心日本金石，彼邦友朋，投我所好，时有馈赠。收罗日丰，几满箧笥。甲戌初始在《书法报》辟专栏绍介，后虽因故停刊，已初具规模矣。戊寅春闲，检阅旧稿，得余澜兄怂恿，增草若干，汇为一束，都六十品。凡金铭、石刻、砖瓦、印章，按时编序，各举其要。另有堂庙匾额，虽不在金石之属，聊附一二，以备参观。

彼邦金石，虽不及我五千年烟海之浩，然亦丰富可观，且不乏可资借镜者。同好博雅若能从中有所发明或正我错误，是所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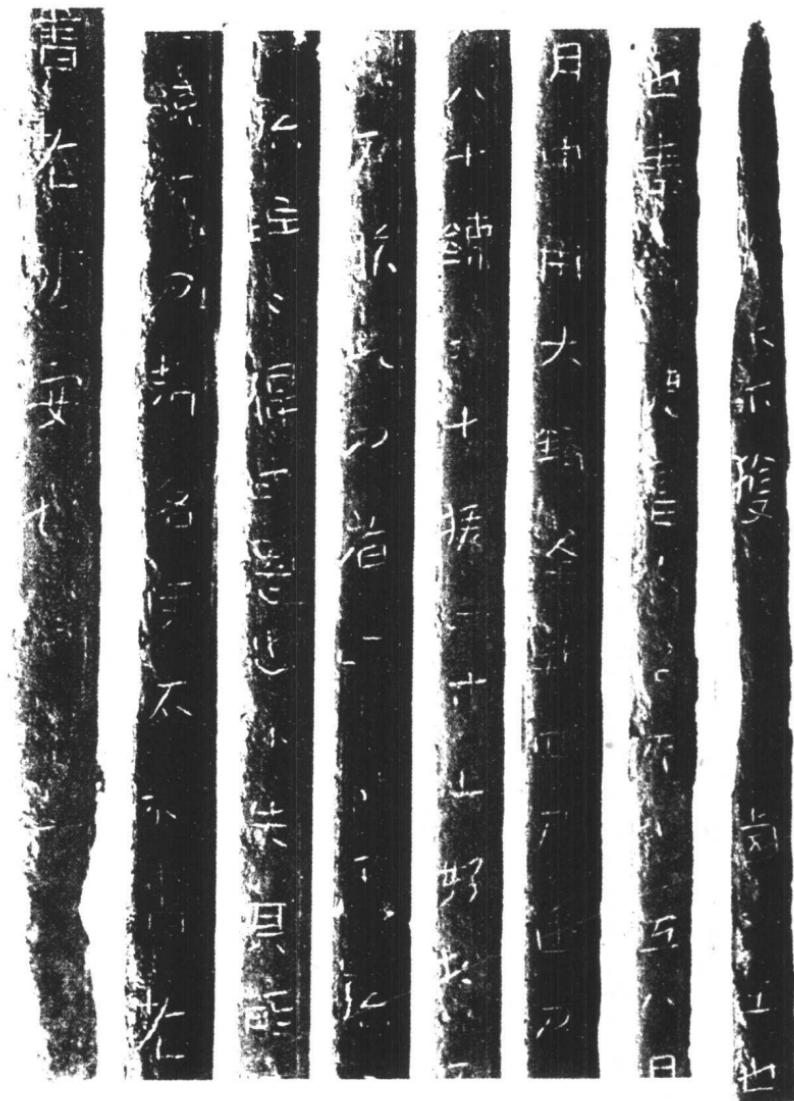
日本友人田中节山先生、鱼住卿山先生、卫藤满州美女史等代为收集资料，多有帮助，顺此恭申谢忱。

戊寅二月
志雄于汉上可厂

目次

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	5
隅田八幡镜铭	7
稻荷山古坟铁剑铭	9
法隆寺药师造像铭	11
法隆寺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铭	13
法隆寺小释迦造像铭	15
遣唐使印	17
宇治桥断碑	19
释迦造像铭	21
野中寺弥勒造像铭	23
船首王后墓志	25
小野毛人墓志	27
山上碑	29
长谷寺法华说相铜板铭	31
法隆寺观音像牌	33
妙心寺钟铭	35
那须国造碑	37
远贺团印 御笠团印	39
文弥麻吕墓志	41
威奈大村墓志	43
下道圆胜母墓志	45
二荒山神社藏私印五种	47
隐伎仓印 骏河仓印	49
法隆寺印 尊胜院印 鹤寺仓印 四王寺印 鸡足寺印	51
伊福吉部德足比卖墓志	53
多胡碑	55
粟原寺伏钵铭	57

超明寺断碑	59
石川年足墓志	61
太安万侣墓志	63
金井泽碑	65
兴福寺观禅院钟铭	67
山代真作墓志	69
小治田安万侣墓志	71
美努岗万墓志	73
药师寺东塔榎铭	75
京都大学所藏古瓦七种	77
金光明寺门额	79
唐招提寺门额	81
佛足石歌碑	83
剑御子寺钟铭	85
高屋枚人墓志	87
纪吉继墓志	89
静神宫印 卖神祝印 雍玉大神 大和社印	91
南园堂铜灯台铭	93
神护寺钟铭	95
道澄寺钟铭	97
东大寺八角灯柱铭	99
妙觉庵赖贤行实铭	101
佛国禅寺高泉和尚碑	103
孝经碑	105
林崎文库之碑	107
市河宽斋墓铭	109
棲斋狩谷先生墓碣铭	111
锦兰之碑	113
山田公雪冤碑	115
木户公神道碑	117
大久保公神道碑	119
岩谷君之碑	121
犬养公之碑	123



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

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

铁质，直刀，长 90.7 厘米。出土于熊本县玉名市江田町船山古墓。坟建于反正天皇时期，当时中国正值南北朝之初。

刀饰银象嵌马，有铭文七十五字。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铭文曰：

治天下復□□□齿大王世奉□典曹人名无□工八月中用大鎗
釜并四尺廷刀八十练□十据三寸上好□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
得□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书者张安也

日本学者根据有关资料考据，此刀为瑞齿别王所用，制作年代在公元 438 年间，书者张安是来自中国的“归化人”。

刀铭的书法风格简劲浑朴显然得于汉镜铭文。此时中国文化由北线经朝鲜半岛再传入日本，故风神又似《高丽好大王碑》（此碑据考刻于 414 年），字法在篆隶简牍之间。既然确记铭文“书者张安也”，刻铭者或是另一人（也许是制刀者伊太□）。以当时的工艺条件，是不可能忠实于书者的原稿的，因而才形成了这种刻意求“工”又不能“工”的稚拙线条来。当代人刻意求“拙”，往往不能真“拙”。书者张安所受到的特定文化气氛的熏染，刻者伊太□所受的物质条件的限制，是当代人无法获得的。所以，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作品，断难重复，使其然者时易也故。



隅田八幡鏡銘

隅田八幡镜铭

镜铜质，直径 19.8 厘米。藏和歌山隅田八幡神社。镜饰走马歌舞人物，虽不及中国汉铜镜之精美，也十分生动古朴。近有日本学者认为出自百济工匠之手。镜环边铭文一周。铭曰：

癸未八月日十大王年男弟王在意柴沙加宫时斯麻念长奉口遣开中费直秽人今州利二人口所口白上同(铜)二百口所此竟(镜)。

日本学者曾据“日十大王”、“曰十大王”及“男弟王”为线索，作了较深入的研究考证，认为此镜为公元 503 年顷物。这个时期是中国南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间。篆隶相杂的形式在贵族所用器物中已少见到，惟有买地券一类砖石刻划中还偶见残存。

此镜铭的文字隶意尤重，钩、撇刻意拟汉，在起笔处偶见楷法。可见制作者当时是倾注了十分的心智的，希望能尽力尽善尽美，只是受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限，只能如此。古代工匠绝不会象今天的艺术家那样，去追求“古朴”，就象我们孩提时不知道追求“稚拙”一样。



稻荷山古坟铁剑铭

稻荷山古坟铁剑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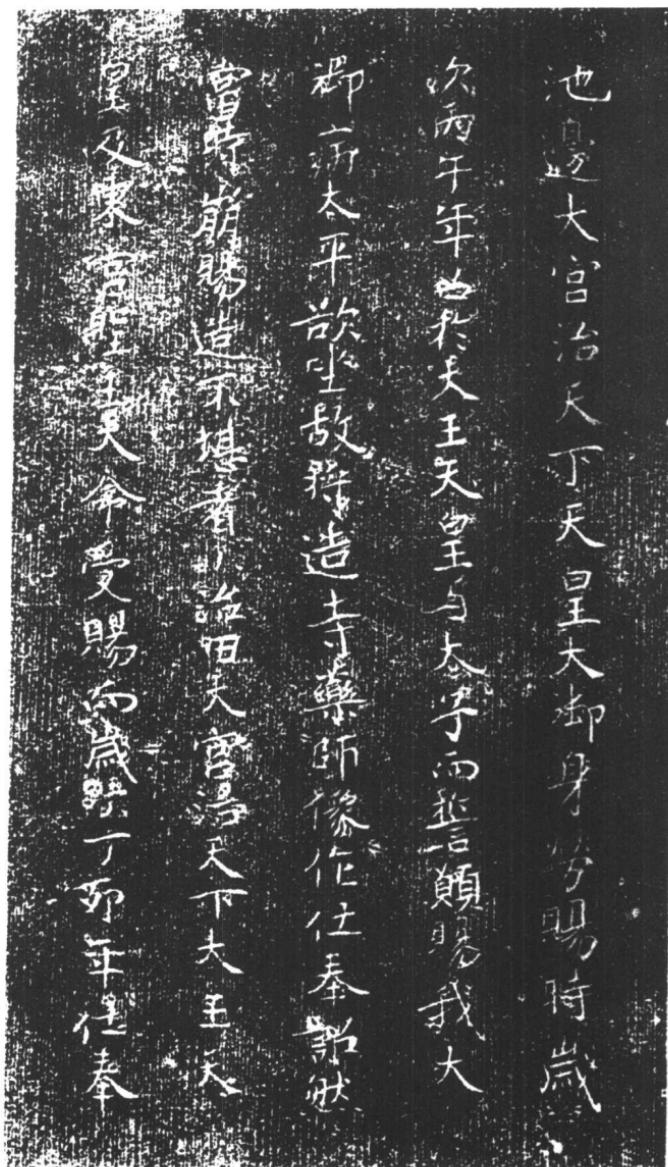
剑铁质，长 73.5 厘米，昭和五十三年（1978 年）出土于埼玉县行田市崎玉前方后圆坟中，现藏日本文化厅。剑金象嵌，双面单行铭文 115 字，铭曰：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施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弓已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披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弓比（表）

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里）

铭文纪年辛亥，学者断为 531 年，执造者乎获居臣系日本古代东国族长之一。

此剑与出土于熊本县玉名市的江田船山古坟大刀晚造约近百年，分别属于以巨冢为特征的古坟时代中晚期。如果说江田船山古坟大刀是归化人张安携入的中国汉金铭文遗风，此剑铭文则似更近南北朝。如果将其与中国百年前的《嵩高灵庙》和稍晚的《泰山经石峪》参观，当觉其风神相去未远。日本书法在此间百年中迈进了一大步。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文化为参照系，可资直接借镜，对于日本书法的发展真一大幸事。



法隆寺药师造像铭

法隆寺药师造像铭

药师佛又称大医王佛、消灾延寿药师佛。佛背药囊，誓愿救度众生，“除一切众生病，令众生安乐”。因这众生所企求的莫大功德，所以深为人们敬仰，中国及日本各地寺院多设座供奉。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为祈用明天皇病愈而造的药师佛，是众多药师佛中最为精美的一尊。

佛像金铜质，坐奈良法隆寺金堂须弥坛。像背有楷书铭文五行，行十六、十九字不等。文字面长29厘米，宽13.5厘米。铭曰：

池边大宫治天下天皇大御身劳赐时岁次丙午年召于大王天皇与太子而誓愿赐我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将造寺药师像作仕奉诏然当时崩赐造不堪小治田大宫治天下大王天皇及东宫圣王大命受赐而岁次丁卯年仕奉

佛像的铸造年代相当于中国隋炀帝大业三年。这时的日本与中国已有频繁的交通，著名的小野妹子随遣使渡海来朝就在这一年。正是由于交通的频繁，中国文化已能及时地传到日本的贵族和僧侣间，这尊佛像铭文的书法风格即能作为佐证。

如将铭文书风与隋大业二年瘦挺秀丽的《鞠遵暨妻董氏墓志》以及隋大业三年驯雅妍丽的《隋都督荥泽令常丑奴墓志》相比，会觉其结体之端丽，用笔之驯雅，确实相去不远。更有意义的是，铭文中“愿”、“欲”、“像”字明显残存着魏碑的结法；“堪”字右下还似行书；“与”字已是草法了。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一千三百多年前，日本书家在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中国的今天时，还来不及舍弃中国的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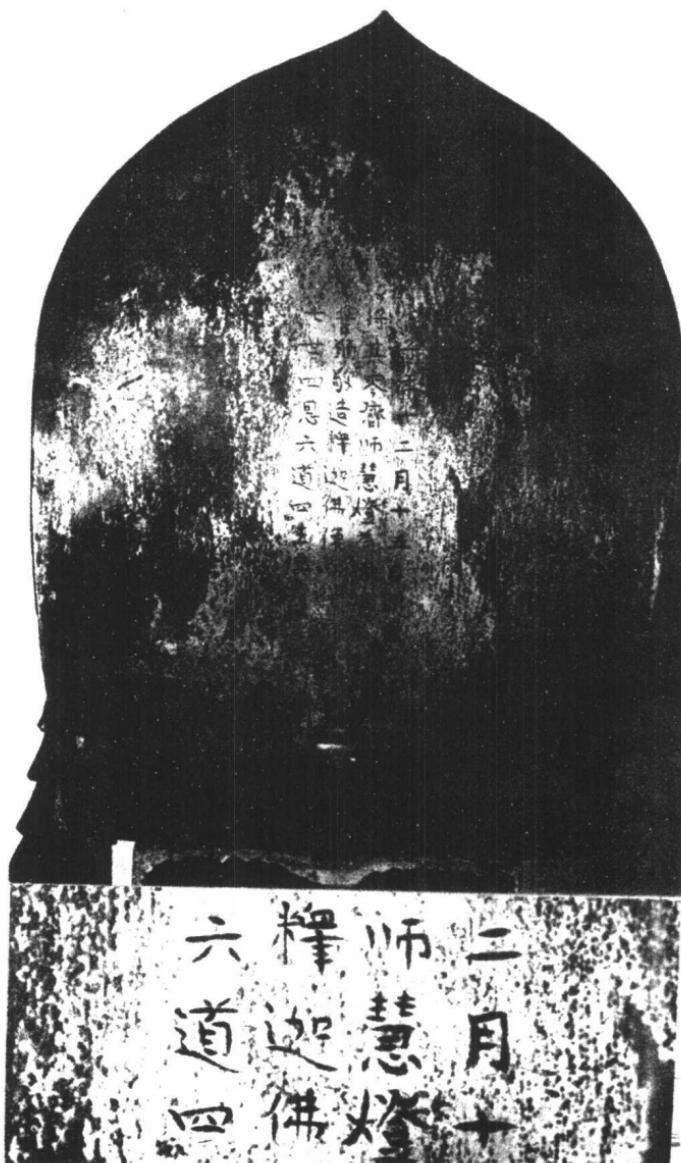
法興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
 前大后參明平正月廿二日上宮法
 皇拔病弗食四十日王后仍以勞疾並
 著於床時王后王子等及與諸臣深
 慎愁委恭初發願仰依三寶當造釋迦
 像尺玉身蒙此頤力轉病延壽安
 住竺閒是之嘆以贊世者作登治
 士早畢妙印二月廿一日癸酉王后
 甲子望日法皇上送癸未年三月中
 旬頤數造釋迦尊像并供侍及莊嚴
 具竟垂斯微福信道知識現在安隱
 出生入死隨奉主婦暨三寶近於
 彼岸普遍六道法界念識得勝苦緣
 同達菩提使司馬收首止刹佛師造

法隆寺金堂本尊釋迦三尊像銘

法隆寺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铭

像在奈良法隆寺。金铜质，为本尊及两侧菩萨组成的一光三尊式。背光有铭文，文字面为正方形，边长33.9厘米。铭文14行，行14字。像造于推古天皇二十九年（621年，中国唐高祖武德四年）。这时欧阳询（64岁）、虞世南（63岁）、陆柬之（36岁）、褚遂良（25岁）正活跃在唐代书坛。13年前，小野妹子朝隋归国，隋使裴世清赴日；同年，小野妹子再度朝隋，僧旻等随行，次年归国。频繁的中日交通和发达的隋唐文化对日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铭文内容是为皇室祈福，愿文已能较娴熟地运用四言韵文形式，可见御用文人中已有十分通晓汉文者。造像者鞍首止利在日本美术史上是以师法北魏造像闻名的雕塑家，铭文是否为他所书虽未可知，但从铭文的书法上看，已经摒弃过去那种参差不齐的形式，而代之以整肃方正的排列。这显然取自成熟形态的北魏墓志。铭文的书法风格也与北魏墓志中工谨一路者相似，更与隋《宫人唐氏墓志》的方正婉丽如出一辙。我们似乎还从铭文书者刻意追求丰艳罗绮的审美取向中，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远离大唐帝国的日本宫廷书家，得天独厚地受到了唐代丰美富艳书风的熏染，与褚遂良等人走着同一条道路。只是因为褚遂良更得地利，日本书家却只能望“唐”兴叹，追随着这大唐的余绪。



法隆寺小釋迦造像銘